

少年与狮族的奇幻之旅·自由与梦想的冒险之旅

L I O N B O Y

驯狮少年③

孤岛营救

(英) 祖祖·科德◎著 王晓娣◎译



L I O N B O Y

驯狮少年 ③

孤岛营救

(英) 祖祖·科德◎著 王晓娣◎译

版权登记号：01-2013-613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驯狮少年. 3, 孤岛营救 / (英) 科德著; 王晓娣译.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143-4135-5

I. ①驯… II. ①科… ②王…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9724号

LIONBOY: THE TRUTH

by Zizou Corder

Copyright © 2005 by Zizou Corder

作 者 (英) 祖祖·科德
译 者 王晓娣
责任编辑 赵 妮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e.com.cn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3.5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4135-5
定 价 33.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第一章 短暂的温馨时刻	001	第十一章 黑市里的秘密配方	108
第二章 狮子的囚徒	015	第十二章 合作伙伴萨莉安	117
第三章 精美绝伦的热气球	026	第十三章 阿纳巴的营救计划	124
第四章 查理失踪了	038	第十四章 查理的担忧	131
第五章 狮子的选择	045	第十五章 生死未卜的尼禄	143
第六章 特殊的乘客	052	第十六章 动物农场	151
第七章 谢尔盖的妙计	065	第十七章 生死决战	165
第八章 巴兰娜夫人的歌声	077	第十八章 奇妙的混乱	185
第九章 深陷地牢	093	后 记	192
第十章 圣安东尼奥	104		



第一章 短暂的温馨时刻

这是一个高温炎热的国家，有一个睡眠惺忪的男孩儿，在一个举架很高、很凉爽的房间里伸了伸懒腰，津了津鼻子。他叫查理·艾山迪，是狮子的拯救者，是沉船事件的幸存者，是老练的马戏团演员，是发明了哮喘病治愈良方的科学家的儿子，是一个懂猫科动物语言的小男孩儿，他已经睡了三天三夜了。长久以来他疲惫不堪，现在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最近几个月里，他被迫着跨越了整个欧洲大陆，把六头从马戏团跑出来的狮子成功送回了非洲故乡，救出了一个克隆出来的史前动物，帮助发动了一场革命，还胖揍了他的敌人，眼睁睁看着这个人因为畏惧而落荒而逃。最后，他还找到了被绑架的父母。换句话说，他现在是个非常开心、特别幸福的男孩儿，所以说，在床上伸伸懒腰、打打滚，都是理所应当的，毕竟经历了这么多，他确实需要好好放松放松了。

他伸着懒腰，全身舒展，他竟然发现自己的脚都快碰到床尾了。过去，他的脚顶多在床的中间部分晃悠，除非他故意打挺儿才能碰到床尾。看来，他现在是真的长大了。他兴奋极了。

“妈妈！”他大喊道，“我能碰到床尾了！”

查理和他的爸爸妈妈在经历了一场冒险之后终于又见面了。他们在一家叫艾尔曼·阿米拉的宾馆住了下来，这家宾馆特别漂亮，坐落在摩洛哥巴巴里海岸的

索维拉城。现在的时间是早晨的六点钟，清晨的一抹阳光照在查理的脸上，他从睡梦中醒来。

“妈妈！”他再次大喊道。

另一张床上传来妈妈清晰的鼻息声，她睡得太实了，除非房子着火了，不然她是不会醒的，可如果真的着火了，她就得爬起来了。而爸爸也在睡觉，鼾声如雷。事实上，整个地方都被他的鼾声震得微微颤抖。

“我得量一下，”他喊道，“我长高了！”

“啊嗯嗯啊呼呼呼……”妈妈睡梦中喃喃自语。

查理想，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见了，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之后终于重逢了，他们现在居然只知道睡觉，哼！其实是他睡得太熟了，不知道爸爸妈妈爱意浓浓地望了他很长时间，希望他早点儿睡醒，跟他们讲讲自己的冒险经历，但又不舍得叫醒他。

不管怎样，查理起床了，他走过去看躺在床上睡觉的父母，此时的玛格达伦和阿纳巴，他们依偎在一起，头枕着枕头，酣甜入睡。查理冲他们笑了笑。他们也经历了很多事情。

他开心地想到，我们有的是时间，还是不要去叫醒他们了。查理穿上新衣服，爸妈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条新裤子和一件新T恤。因为感觉有些凉飕飕的，他赶紧套上那件破旧的马戏团夹克，自从他和狮子们开始逃亡，他就一直穿着它。金穗已经被盐水浸泡过，纽扣也丢了一半，但他特别喜欢这件衣服，他们一起经历过很多事情。

他走下楼，来到宾馆的花园。他的肚子饿得咕噜噜直叫，不过，他还想找到谢尔盖，就是那只浑身脏兮兮的、有着过敏症的猫朋友。尽管谢尔盖的长相并没有多么吓人，可是，宾馆还是不允许他进来。查理已经多久没见到他啦？哦，他睡了多久啦？一定有好几天了。他们应该一起去咖啡馆吃点儿早餐。查理想去那家有变色龙跟他讲猫语的咖啡馆。

谢尔盖就在外面一条狭窄的小巷里，蹲在建筑的角落里自己抓痒痒。他和几个坏家伙待在一个栏杆内，看着像是一宿没睡的样子。稀松的黑毛软趴趴地贴在

皮包骨的身上，一只耳朵晃晃悠悠，不是很牢固。不过这个是查理的错，谢尔盖在威尼斯的时候跟别的猫大干一仗之后，这只耳朵掉了一部分下来，查理胡乱给贴了上去。在清晨阳光的照射下，他的秃尾巴似乎比之前还要秃。

“嗨，谢尔盖！”查理大喊道。

“哟，睡神先生终于醒啦！”谢尔盖以一种兴奋、但又尖锐的英国北部的嗓音说道，“你感觉怎么样，做美梦了吗？宾馆睡得还适应吗？你那令人尊敬的爸爸妈妈还好吧？他们是不是都没受伤？感谢你费心让我知道目前的进展，你们住的那个著名的、尊贵的地方是不允许我进的。并不是说我忧伤地四处游荡，祈求参与你们的事情。只是我跟着你，还有那几个会表演的猫科动物，怎么说也是漂洋过海，转过了整个欧洲，最后一件事情是不是应该告诉我现在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别抱怨了，谢尔盖！”查理说着，温柔爱怜地抚摸着他那满是伤痕的小脑袋，“什么都没发生。我一直在睡觉，我爸爸妈妈也很好。”说到这儿，他露出了大大的微笑。他的爸爸妈妈很好！他也很好！狮子们都回到了家乡，谢尔盖在身边，拉菲·萨德勒夹着尾巴逃跑了。当然了，拉菲并没有尾巴。没错，想想这些就很开心，所有的事情都很好！

“好吧，我很高兴听到这些，”谢尔盖说，虽然他总是表现出一副尖酸刻薄、脾气暴躁的样子，但是他却是一只忠诚、率性、聪明的猫，“那么，早饭吃点儿什么？”

“鸡蛋饼、糕点、芒果、巧克力味羊角包、蛋糕、蜂蜜、皮塔饼面包、摩洛哥坚果油，然后再来点儿芒果、酸奶……”查理满脑子的美食画面，说得直流口水。

“我要吃鱼头，”谢尔盖坚定地说，“我要去码头捡点儿吃的，我们一会儿在咖啡馆见。”

玛格达伦意识到查理在跟她说话，不过她实在是太困了，醒不过来。

过了一会儿，她翻个身，睁眼看向查理那张床，突然间，她吓出一身冷汗，

“查理？哦，我的天啊，他在哪儿呢？”

她跳下床，阿纳巴喊她下楼，五分钟内她就到了咖啡馆，此时，查理正兴致勃勃地和一只绿色的小变色龙聊着天，这只小变色龙趴在阳台上的爬山虎上，查理很好奇为什么一只变色龙会说猫语。“我是只很特别的变色龙，”这家伙的名字叫尼禄，他说道，“我不仅仅会变颜色，我还会很多事情呢！”

“查理！”玛格达伦红色的头发乱蓬蓬的，穿了一件奇怪的衬衫就出现了。她看着像是刚从床上爬起来（哦，当然了，她就是这样），她根本没有注意到儿子的小伙伴。

查理跳了起来，拥抱了她。“嗨，妈妈！”他说着，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嘴都快咧到耳朵了。她也紧紧地抱住了他。

“我们必须回宾馆去，”她说，“在这周围到处跑可不安全，快点儿跟我回去。”

查理眯起眼睛看了看她。

“我们还有敌人呢，查理。”她一边小声地说，一边拽着他走到阴影处，“拉菲，考柏瑞希公司，我知道他们现在不在，但是他们确实都还存在，我们还没有彻底脱离危险，快点儿吧查理……”

他明白了她的意思。拉菲仍然在这儿。或许主广场上一家咖啡馆的阳台并不适合查理，即使现在太阳才刚刚升起，那也不是很安全。

“好吧，”他小声嘟囔着，“对不起。”

他热切地瞅了尼禄一眼。变色龙咧着又长又宽的大嘴咯咯地笑了。他脖子后面有一圈褶，眼睛是斜的，可以同时看向不同的方向。

“来吧！”玛格达伦拽着查理的胳膊，此时服务员出来给查理点餐，玛格达伦抱歉地看了看他，拉着查理走了。玛格达伦很了解这些小镇，只要有一点点小事，很快，每个人都会一清二楚。

“查理，”她朝着回宾馆的路走着，刚到一个安全的路边，她就对他说，“我们必须要小心谨慎一点儿，我们所有人都得小心。”

就在这个时候，谢尔盖又出现在了她的腿边。“好吧，又不等我，”他抱怨道，“连着三天不搭理我，终于出来找我吃早餐了，现在又放我鸽子，你这是为什

么啊？”

“哦，安静一点儿，谢尔盖！”查理温柔地说。

玛格达伦低头看了看。她当然知道查理会和猫说话，只不过她到现在也没有适应。

“呃……你好，谢尔盖，”玛格达伦说，“哇哦，真是难以置信。”她冲他笑了笑。他们被绑架之后被抓去了考柏瑞希封闭社区，谢尔盖在那里找到了他们，并把他们带了出去，是他救了他们。她不知道要怎么称呼他。查理告诉过她，猫族通常能听懂人类的对话，但是即使这样……“哇哦！”她接着又说了一遍。

“喵！”谢尔盖回应了一下，晃了晃胡须。那叫声听着像是“哇哦”，玛格达伦笑了笑。

回到宾馆，阿纳巴紧紧地搂着查理。他感受着儿子强有力的心跳，比之前更宽厚的肩膀，以及日渐增加的体重。

“嘿，小子，”他说，“很高兴又见到你了，但是你能不能尽量在附近待着，不要动不动就玩消失啊？我们好不容易才又见面的。”

花园里，早餐已经做好了，正等着他们。

“咖啡！”玛格达伦说。

“还有你的那些趣闻！”阿纳巴冲着儿子露出了灿烂的微笑。

实在有太多事要讲的了。查理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他的爸爸妈妈听着听着就不由得张大了嘴巴，感觉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好，”他说，“拉菲·萨德勒绑架了我，于是我逃跑了；然后，因为你们消失不见了，所以我一路追着你们，我跑到了马戏团，但是马戏团的船要去巴黎；我和我的那些狮子朋友们，从一个叫马科姆的魔鬼驯狮人手里逃了出来，我帮他们逃跑，带着他们坐上了去威尼斯的火车，因为我以为你们在威尼斯；我们在车上遇见了保加利亚的国王，他很友好，当我们到了威尼斯之后，他的宫殿成了我们的避难所，我们一直待在那儿；只不过，国王的安全官爱德华很搞笑，他带着我和狮子们去了总督宫殿，总督有点儿像威尼斯的国王；我们又一次逃跑了，

贡多拉的水手们帮助我们。因为他们恨总督，想要推翻他的统治。还有，谢尔盖，嗯，你知道谢尔盖，他从巴黎消失之后，又一次在威尼斯出现了；还有，普里奥，已经灭亡的史前狮子，长着獠牙，我们也是在巴黎遇到他的，他是被克隆出来的，爱德华给他做了对人造的翅膀，这样威尼斯人都觉得他是圣马可狮子，哦，他现在还待在威尼斯呢，与贡多拉水手克劳迪奥待在一起；克劳迪奥就是给我弄到太阳能船的人，我们乘着船来到这里，尽管经历了沉船，马科姆和拉菲也一路追着我们，但是我发现了重大的秘密——关于哮喘病的事情，还有你们之所以被绑架，是因为你们发明了治愈哮喘病的特效药……”

玛格达伦惊呆了，她直勾勾地盯着儿子。“你说什么？”她说，“哦，慢点儿，慢点儿。”

阿纳巴问得更简单明确：“你怎么发现了哮喘病的事情？”

“说不太清，”查理说，“我研究出来的。不知怎么的，有些猫就是比其他猫更容易过敏，然后他们又传染给了孩子们，猫族之间相互争斗，因为人们无力给孩子看病，猫都被赶出了他们原来的家……（说着，他意识到谢尔盖就是其中一只只有过敏症的猫）但是，爸爸妈妈，你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啦？”

“拉菲耍了我们，”玛格达伦说着，表情有些窘迫，“我们被关在一艘潜水艇里，然后上了一辆卡车。我们被带到……你知道考柏瑞希公司吗，查理？”

“当然知道了，”查理说，“他们是阻止你们使用哮喘病治疗方案的公司。他们雇用拉菲绑架你们。”

“你怎么知道的？”阿纳巴惊讶地问。

“猫告诉我的。”查理回答道。

“猫都知道吗？”玛格达伦急切地问，“他们知道所有的事吗？”

“当然了，”查理说道，他很奇怪，爸爸妈妈为什么变得迟钝了，“他们知道过敏原被制造出来，基因被篡改了，这孩子又感染上哮喘病，因为汽车尾气的污染已经不存在了，这点不会让孩子们患病了。他们知道是你们发明了治疗哮喘病的方法，你们在他们心中是大英雄！他们觉得你们特别棒！”

就在这时，一个漂亮的红发女人从妈妈身后出现了。

“早上好啊，梅布尔，”阿纳巴说，“你睡得好吗？看啊，查理终于醒了！”

查理看了一眼那个女人，他打了个激灵，一下就清醒了，哦不，应该是震惊了。

“这个——”查理喊道，“怎么回事？她在这儿做什么？”

“猫告诉你的？”梅布尔问道，“猫科动物跟你说的吗？”她的眼睛闪闪发亮，死死地盯着查理看。

查理怒视着她。他彻底被弄迷糊了。

“查理，”玛格达伦说，“这是你的姨妈梅布尔。”

查理眨了眨眼睛。姨妈梅布尔？可她不是啊。她是梅布尔·斯塔特，世界著名的驯虎师，马科姆的女朋友。

“她是我的姐姐。”玛格达伦一边说，一边小心地审视着查理，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查理再一次眨了眨眼睛。

“你真的能跟他们对话吗？”梅布尔接着问道。

“坐下，梅布尔。”玛格达伦说，“他有点儿被吓到了，给他点儿时间。你想来点儿咖啡吗？”

查理很难适应这么大的变化。上次见到这个女人时，她正和他最讨厌的两个敌人——马科姆和拉菲，快活地出去约会。现在她怎么又突然在这儿啦？还成了他的姨妈。妈妈怎么还给她送咖啡喝？显然，她们还要一起吃早餐。他真希望她不要继续这样看着他了。他恳求地瞅了妈妈一眼。

“梅布尔！”玛格达伦命令道，“控制一下。喝咖啡吗？让他缓一缓。”

玛格达伦的话终于起作用了，梅布尔好像听进去了。

“哦，哦，好的，”她说，“请给我来杯黑咖啡，谢谢了。”她从桌边拉出椅子，坐在玛格达伦和阿纳巴中间。

“你可以跟她讲讲，”玛格达伦说，“没事的。”

查理还不习惯跟人谈起自己的特殊本领。他以前总觉得这事不能拿出来炫耀，这会让他很危险。不过，如果妈妈说没事的话，如果梅布尔是他的姨妈……

即使她过去是马科姆的女朋友也无所谓了……

“我可以跟他们对话。”他说道。

梅布尔的眼睛瞬间就亮了，绿色的眼眸睁得更大了。虽然马科姆告诉过她，查理是个猫语者，但是她还是很难相信这一点。

“快跟我详细讲讲，”梅布尔急切地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她这么说的時候，查理意识到了一些问题。她嫉妒他的特殊能力，就像马科姆最初发现时一样。意识到这一点，一方面让查理自我感觉很好，他觉得自己很强大，因为就连成年人都会嫉妒他，而另一方面也令他感觉很紧张。如果他们想要得到他的特殊能力怎么办？他们会不会把他的特殊能力给抢走呢？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婴儿，在加纳的森林里，我被一只幼豹抓伤了。”他说，“好像发生了某种奇异的基因变异，他的血和我的血发生了一些反应，不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你能跟老虎说话吗？”梅布尔贪婪地问道。

查理突然间很不想回答她的问题了。他想说，“别再烦我了”，可是他还是有教养的。他脱口而出：“对了，你怎么变成了我的姨妈？你过去可不是我的姨妈。”

虽然仔细想想，她和玛格达伦有点儿相像：红头发、白皮肤。查理以前可没注意到这点，他在马戏团的时候就曾见到过她和马科姆一起。他只是觉得她很美，特别是笑起来的时候，他知道她是著名的驯虎师，经常穿着一套白色的皮质训练服。

“我——”梅布尔开始说起来，然后，稍微停顿了一下。玛格达伦紧紧地盯着她，看她怎么提这段故事。“我，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查理，那时候我还很年轻，跑去加入了马戏团。我离家出走了，但是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去哪儿了。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看见我的家人，就是玛格达伦为了寻找你的下落，突然出现在马戏团的时候。”

现在轮到查理惊讶了。

“哦，我的天啊，”他说，“你为什么那么做？姥姥很恐怖吗？我总觉得她真

的很慈祥，她对我很好的……”

梅布尔的嘴角微微颤抖，她看着有些局促不安。阿纳巴友善地碰了碰她的膝盖，玛格达伦仍然一动不动地盯着梅布尔看。

查理看着这几个成年人，他有点儿弄不明白现在这种微妙的气氛。老实说，他们之间的这种感情更让查理感到尴尬。

“嗯，好吧。”他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他只是想转移下话题，化解一下目前这种悲伤的气氛。当然，他也很想知道除了让他多了个不怎么招人喜欢的姨妈之外，他的爸爸妈妈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那么，爸爸，考柏瑞希公司把你们抓到哪儿去啦？我知道那儿离旺斯很近，因为发音和威尼斯很接近，所以有人弄错了地点，把我送到威尼斯去了……”

“我们被关在他们的封闭社区里，”阿纳巴说，“他们就像对待所有人一样，每天都给我们洗脑，告诉我们那里所有的一切有多么的不可思议，我们就像被催眠了一样。直到有一天，你的朋友谢尔盖出现了。他使劲儿地在我脸上抓了几下，我这才清醒过来。他还带着我们去了巨大腥臭的垃圾场，那真是我前所未见的场景。然后，我们——嗯——”

“你们偷了一辆车。”查理说道。他之所以知道，是因为谢尔盖之前就跟他讲过。

“嘿嘿，呃……”阿纳巴支吾道。

“你们偷了一辆车。”查理又重复了一遍。

“嗯，好吧，是的，我们偷了一辆车……”

“啊哈哈！”查理大笑道，“你们居然偷了一辆车。”

“是的，没错，我们去了巴黎——”

“坐着你们偷来的车。”查理打断他说道。

“别闹了，查理！”玛格达伦说道。

“那你也参与了。”查理反驳道。

“够了！”阿纳巴坚定地说道。虽然查理还想继续问问，不过从阿纳巴的口气里，他能听出他已经很不爽了，如果继续问下去，自己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查理只能很不情愿地作罢了。

“我们找到了马戏团的船，”阿纳巴继续说道，“还见到了你的朋友朱利叶斯、皮埃鲁特、布里尔夫人，还有梅布尔。”他没有提最开始玛格达伦和她的争斗，或者梅布尔是如何忠诚于马科姆的，“梅布尔查出你带着狮子们来这里了，我们就跟过来了。但是，马科姆在哪儿呢？我们原本以为他也在这儿呢。”

查理犹豫了一下。

马科姆在摩洛哥森林里，他在狮子们居住的地方，被绑在大树下，做着狮子们的囚犯。查理深深地觉得那是马科姆的命运，他做了那么多坏事，这种下场就是他应得的，但是他不确定的是，在成人的眼里，这算不算对。他和狮子们商定了马科姆的命运，狮子们面对复仇和惩罚的时候，通常是简单、直接、粗暴的，他们没有把他当作美食就已经很不错了。不过，他的爸爸妈妈可能会觉得马科姆应该被送去警察局，或者别的什么法律部门。显然在过去的日子里，人们都是依靠警察来处理犯罪案件的，妈妈也非常地老派，很相信警察……但是现如今世界已经不一样了，每一个有权有势的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警察部门。他们称之为安全部。

当然，他也不知道梅布尔对于马科姆的现状怎么想。

但是他又不得不告诉他们。

“他和狮子们待在一起，”他最后这么说道，“这样似乎很公平。”

梅布尔吓了一跳。查理知道她在想什么：那些狮子，马科姆以前囚禁的狮子们，现在究竟会怎么对待他呢？特别是，狮子们已经完全自由了，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他直直地瞅着她，眼睛里分明在说：“那么，你的那些老虎们，你觉得特别爱你的那些老虎，如果你没有权利控制他们的时候，他们会不会伤害你呢？如果他们伤害你的话，你应该从马科姆的事情中吸取些教训。”

玛格达伦和阿纳巴互相看了看彼此。

然后——“终于摆脱了，”阿纳巴说，“我们可以操心别的事情了。”

玛格达伦看起来并不同意，不过她什么也没说。也确实没有别的什么办法。

查理知道，没有人会跟狮子作对，除非他们准备好要殊死搏斗，又或者，他们准备派查理去跟他们谈判。

梅布尔一直没有说话。

“说到这儿，”玛格达伦说，“我们有必要担心拉菲吗？他去哪儿啦？”

“没错，”阿纳巴说，“一只胳膊严重受伤，脸也被揍了，他应该永远记住这教训。”

“好吧，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应该待在这儿，”玛格达伦说，“拉菲知道我们在这儿，他会告诉考柏瑞希公司，或许，他已经跟他们说了。我们应该马上回家，寻求政府部门的保护，然后放心地回去工作，关于哮喘病治愈方案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呢。”

“哦，”查理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在这儿呢！”

历经千辛万苦，查理终于把这张纸交给妈妈了，虽然它已经破旧不堪，但是他最终还是将这份哮喘病治愈的公式完好无缺地交还给了妈妈，此时他的心情激动极了，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她眨了眨眼睛，看了看羊皮卷。“上帝保佑，”她说，露出了灿烂的微笑，接着激动地抱住了他，“我们现在只需要回到正常生活……”她说完，陷入了沉默。

阿纳巴意味深长地看了看他，眼神里充满了爱怜。

“怎么了？”她说。

查理明白爸爸的意思。他说道：“爸爸的意思是，我们再也回不到正常的活了。”

玛格达伦想了想他们在伦敦的小屋，他们香气袭人的花园，还有他们的邻居。这些好像已经离他们很久远了。“哦。”她木然地答道。

“如果我们回伦敦的家，”阿纳巴缓缓地说道，“整件事情又会重来一遍。我们又怎么能安全地生活下去？我真的觉得我们应该去加纳，在那儿待上一段时间。而且，我们可以在那儿跟伦敦的人取得联系，不用非得回去才能知道发生了哪些事情。”

那一刻，查理把他们想象成了幽灵，是只能在家、市场、喷泉之间到处游荡，没有安身之所的幽灵。喷泉那里是孩子们的天堂，学校的孩子们都去那儿踢球。他不想成为一个幽灵。他曾经以为只要找到了爸爸妈妈，这一切都会雨过天晴。他们会再次占有主动权，控制事态发展，他们会一起回家，所有的事情都会——是的，他也以为所有的事情都会回到正轨。

但是现在，他们再也回不到正常生活了。他能明白这一点。如果他们想要回归正常的生活，除非拉菲彻底停止行动，并受到严惩……但是要怎么样才能阻止某人的行为，摆脱某人的羁绊呢？杀了他们？他不想杀人。而且更重要的是，除了拉菲之外，他们还得阻止考柏瑞希公司干坏事……但是这家公司很有势力，你根本没办法去干预它。它的买卖遍布全世界，在世界范围内生产、制造、贩卖药品，它在各个地方都建立了奇怪的封闭度假社区，里面住满了人。人们爱极了考柏瑞希，因为它令大家都有安全感。它真是又庞大又有实力。查理想，是的，它的势力大到可以随意绑架人去替它工作。

他的爸爸妈妈究竟是怎么从那里逃出来的呢？

查理思来想去弄不明白。

“我觉得你是对的，”玛格达伦说，“我们继续往南走。你呢，梅布尔？”

“我真的很想跟你们在一起，”她说，“好好休息休息，你们也确实需要休息一下了，享受下美好的假期……但是我知道我不能继续这样享受了，不，我必须回到马戏团。我不能把我的老虎一直留给铁少校和索菲亚照顾。”

查理感到特别失落，他刚跟这位神秘、有魅力的姨妈熟悉，现在还没等他深入了解，她就要离开了。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信任她，但是他的爸爸妈妈好像对她很信任。此时他想起了铁博戴少校，那位身材高大、穿着高靴、身披天鹅绒燕尾服的马戏团的首领，查理觉得很对不起他。他知道铁少校对于狮子们的出逃异常愤怒，甚至是暴跳如雷，但是他很喜欢他、尊敬他，他不是故意伤害他的。

“告诉他……”他说道。

“告诉他什么？”梅布尔以一种兴奋的语调问道。

“告诉他，告诉他我是为了狮子们着想，我不是想要跟他对着干。”查理说道，

“跟他说，我很抱歉。替我跟朱利叶斯、汉斯、皮埃鲁特、布里尔夫人、西吉还有所有的人问好。”

梅布尔笑了笑。“好的。”她说。她从查理的脸上读到了些什么。她之前就知道查理很爱那些狮子，这点很明显，因为他为了帮助他们完成心愿，把他们送回家乡，跟着他们经受了那么多的磨难。现在，她了解到，查理也很爱马戏团。他是个好孩子。想到这儿，她笑得更灿烂了。

查理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现在她还是会令他感到紧张。

梅布尔瞥了眼玛格达伦。

“玛格达伦，”她说做了个深呼吸，叹了口气，然后突然说道，“哦，该死的，好吧，那么你们听好了，事情是这样的。玛格——”她深深地吸了口气，“玛格，我有个孩子。”

她的脸色煞白，像个白花花的鸡蛋，转而又变得粉嘟嘟的。

玛格达伦直勾勾地盯着她看。

“我那时候怀孕了，然后离家出走，妈妈不知道这事，我把‘它’送人收养了。”屋子里静悄悄的。

“它？”玛格达伦轻轻地问道。

“请不要随意评判我，”梅布尔说，“准确地说，是他，是个男孩儿。我生下了他，然后把他送人领养了。我那时候似乎只能这样做。然后，所有的事情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不能回家，当然，我也没回过家。我很高兴又见到你，现在可以跟你在一起。请不要对我妄加评论。”她把这些压在心底的难言之隐一口气儿地说了出来，“我不应该谈这个，我也不想谈，不过，我觉得你应该知道。我真的，真的很抱歉，我不应该抛弃你们。”

查理被弄迷糊了。

“也就是说，你那时候怀孕了，在最需要待在家里疗养的时候选择了离家出走？”他问道。

两个女人都抬头看了看他。

“是的，”梅布尔说，“我现在知道家的感觉了，不过，那时候我的想法跟现